

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

余 靄 芹

本文對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提出綜合性的陳述。文中不但檢討了近百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肯定了這類比較研究的具體意義，並通過對(1)反復問句，(2)否定式的實際討論，為一些歷史發展和區域特徵上的特殊語法現象，作出了解釋。

1. 導言——歷史的回顧

漢語語法的研究，歷史不長；現代語言學發達之前，只有幾部歐洲傳教士編寫的語法書，如 Edkins 的中國口語文法(1857)、Von der Gabelentz 的中國文法(1881)。最早的有系統性的語法研究當推馬建忠分析古文的馬氏文通(1898)，而口語語法的研究是在五四運動提倡使用白話文之後才興起的，楊樹達的高等國文法即其發端。以來，國內外不斷有語法著作問世。影響比較深遠的有王力採用葉斯帕生學說以紅樓夢為例的中國現代語法(1943)、呂淑湘文言白話兼析的中國文法要略(1941)及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五十年代初期丁聲樹等以趙元任的研究為規範的語法講話、龍果夫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958)、趙元任以結構主義為準的中國話的文法(1968)、朱德熙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980)及語法講義(1982)等。近年來更有以生成語法論為基礎的各種著作多種。¹

大半個世紀以來，由於語言學理論不斷推陳出新，漢語語法的研究也突飛猛進，可是絕大多數的研究都以五四以來提倡的標準國語（或稱普通話）為對象，方言語法

* 本文的撰寫得到美國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Grant No. RO-21696-88) 的資助，特此誌謝。

1 例如著者以初期生成語法為標榜的現代漢語句法結構(1971，中譯本 1982)，黃正德以生成語法最新理論為範的漢語的邏輯關係與語法理論(1982 年麻省工學院博士論文)，戴浩一的論文多種，……此外又有以格變語法論或主題論為骨幹的論著如湯廷池的國語格變語法試論(1972)，鄧守信的漢語主賓位的語意研究(1975)，曹逢甫的主題在國語中的功能研究(1979)，李訥、唐珊笛的實用參考語法(1981)，等等。

的研究少之又少。試翻看最近出版的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編，收錄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九年間的論文數百篇，其中只有三篇涉及方言語法：一為耶穌會神父 A. Bourgeois 的上海方言語法（1947），一為我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1926），一為高名凱的「漢語句終詞的研究」（1949）。

方言語法未受注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多數語言學者認為漢語方言語音方面雖然大有不同，但語法方面卻很相似。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政府大力提倡國語，方言自然受不到重視。

本來，在漢學的傳統裏，研究的重點就是書面語的音韻史。現代方言的研究源出於應用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去決定漢語早期音韻的音值。高本漢是第一位以漢語方言某些字的讀音去佐證中古音擬構的學者。高氏這個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日。第一位以研究方言本身為目的去研究方言的學者是趙元任。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實地方言調查——二十年代的吳語調查。可是，這次及以後幾次的方言調查都著重「今為古用」，雖然調查的範圍也包括一些詞彙和句式的收集。真正以現代方言為重心的研究首推趙元任的「台山語料」（1951），除了語音的描寫，還加上故事和會話的記音。這種對方言的記述法現在還很流行；不過，重點還是在語音，通常很少加上語法的分析。

五十年代中期，方言的研究起過一陣高潮。但是，又因為這個高潮源出於政府提倡普通話，所以重心針對怎樣教說方言的人學習普通話。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方言學已漸漸走上一條新的路線：當時中國語言學的權威刊物中國語文開始刊登個別方言語法研究的文章。當然，研究方言語法的文章跟研究音韻的文章一比，還是望塵莫及。五、六十年代期間方言研究最大的成果要算袁家驊等編著的漢語方言概要，不但包括各大方言的語音、詞彙描述，還包括了語法的記述。

同時，海外學者對方言研究也作出不少貢獻。五十年代還集中於語言的描述，到了六十年代，已利用比較法開拓了各大方言內部早期音韻的擬構研究。可是方言語法的研究還罕見。²

2 罕例之一是 Henry Henne 的沙頭角客家話文法（“A Sketch of Sathewkok Hakka Grammatical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10, 1966）。

七十年代的方言研究踏出了幾條新途徑。南方方言和非漢土著語言的關係受到了重視。³ 同時，超越個別方言界線的一般語言現象以及語言類型的地理分佈也吸引學者注目。⁴ 不幸由於方言語法資料貧乏，這些嶄新的探索沒有把語法包括在內。一九七九年出版了專以研究方言為對象的方言雜誌，又為方言學推進一步。這時期國內外也出現了幾種新的漢語語言學雜誌。終於，研究方言語法的專文漸漸多起來，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乙編收集了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間的作品，其中涉及方言語法的雖僅及音韻的論文的四分之一，但較甲編所載，已有突飛猛進的跡象。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漢語語法——特別是方言語法——研究的一個空前階段：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正式抬頭。八十年代以前，絕大部分語法研究只涉及個別方言，很少各大方言內部的比較研究，各大方言間的比較研究也是寥寥可數。除了上引二十年代開路先鋒的趙元任對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作過比較研究外，七十年代鄭良偉在研究臺灣語法的同時，曾把南方方言（臺灣、客家、廣州、吳語）的使動——被動——雙賓等標誌和北方話及泰語、越南語作過比較研究。⁵ 八十年代朱德熙的兩篇文章⁶ 面世後，不但為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奠下了基礎，而且為語法研究開創了新的一頁。稍後橋本萬太郎從歷史及地理的角度對漢語被動式作了比較研究，提出語法結構的語言擴散論。⁷

2. 漢語語法研究及方言研究當前的任務

科學的進步，有賴科學家能聯繫個別現象去找出普遍的規律。語言學也不是例

3 例如梅祖麟、羅杰瑞合著的“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 1976, 274-301頁；拙作“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CAAAL) 6, 1976, 1-9 頁。

4 見橋本萬太郎著言語類型地理論（1978，中譯本 1985）。

5 見鄭著“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 1974, 279-324 頁。

6 見朱著「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裏的“的”字」方言 1980-3, 161-165 頁；又「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 1985-1, 10-20 頁。

7 見橋本著「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中國語文 1987-1, 36-49 頁。

外。語言學者第一步的工作無疑是對個別現象的發現、觀察、描寫和分析；第二步應該是尋找這些個別現象的共同點或相異處，並且加以解釋。只有經過比較研究才能從似不相干的一堆個別現象裏找出一般性的原則來。一如其他科學，對新事物新現象的研究必須同等注重調查實況和建立原則，沒有前者則後者無從建立，沒有後者則前者無以理解。

漢語語法的研究已經有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我們終於面臨一個重要的階段：通過比較研究去幫助我們真正了解漢語語法的性質，去幫助我們找出支配漢語語法的原則。

一般性的研究已出現在漢語音韻學裏：例如入聲的地理分佈（後藤 1931），漢語爆發音的種類（趙元任 1933），現代方言的上古音殘跡（羅常培 1941），現代方言裏的文白異讀（李榮 1957），方言的聲調發展（張琨 1975），鼻音韻尾的消失（張琨 1983），方言的連調變化（余霽芹 1987）等等。

在語法的領域裏，我們急切需要調查各方言的主要語法結構。方言裏有哪些主要的問句？哪些被動式？哪些存現句式？哪些祈使句式？哪些雙賓句式？哪些雙主語句？哪些比較句式？哪些判斷句？哪些否定句？哪些可能式？哪些情貌系統？哪些語氣系統？哪些主題變換法？哪些修飾結構？哪些時間結構？空間結構？哪些詞序？哪些重疊法？哪些與語法有關的變調方式？……對以上的每一個問題，我們都還沒有答案。

趙元任一九二六年關於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文章可算是方言比較語法研究的鼻祖。後來雖然出現了不少有關個別方言語法的文章，其中也有涉及和普通話的比較的，但始終還沒有概括各大方言的綜合比較研究。

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至少對下列漢語研究的領域，將有重大的貢獻：

第一，漢語語法不等於普通話的語法，一如漢語並不等於普通話。廣義的「漢語」，包括漢語各方言的異同。要全面了解漢語語法的性質，必須了解漢語方言語法的異同，否則我們的理解只是片面的。這好像一個家庭有七、八個孩子，只認識其中一個絕不等於認識全家的孩子。只有通過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才能使我們對漢語語法有全面的認識。

第二，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可以助長歷史語法的研究。正如漢語音韻史不能不借助於方言的比較研究，漢語語法史也必須以方言的比較研究為依歸。現代方言和史籍同樣是研究漢語史不可缺一的資料。

第三，通過比較研究，各方言語法上相同的地方，是為漢語共同的特色；不同的地方，可以作為劃分各大方言區的標準。直至目前為止，漢語各大方言的區分都以音韻上的特點為準——實際上是以李方桂先生提出的中古全濁塞音及塞擦音在現代方言裏的發展為標準的：⁸ 如中古全濁塞音及塞擦音在北方方言平聲發展為送氣清音、仄聲發展為不送氣清音，在吳語裏仍是全濁音，在湘語裏是不送氣的清音或濁音，在客贛方言裏發展為送氣清音，在粵方言裏文讀一如北方話、白讀則平上聲發展為送氣清音、去入聲發展為不送氣清音，在閩語裏發展為送氣或不送氣清音。這條劃分各大方言的標準，如果單獨使用，不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最近有關方言的資料陸續大量問世，不能光用這條標準歸類的方言也越來越多。⁹ 顯然，方言區和次方言區的劃分，不能單靠音韻上的標準，還得參以詞彙上和語法上的標準。各大方言的語法特點，還有待學者去研究。

第四，比較語法的研究可以助長普通話語法的研究。朱德熙一九八〇年的文章已開先河。由於同音的關係，很多結構助詞在普通話裏都讀 *de*；如果功用不同，還是可以把同音的助詞區別開來的。例如，表可能的 *de* 是很容易區別於名詞性的 *de* 或補語性的 *de*：

1. 看 *de* 清楚看不清楚——表可能
2. 我們 *de*——名詞性
3. 看 *de* 很清楚——補語性

可是，下例兩種帶 *de* 的結構是否同類呢？

8 見李著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8-39*, 43-51 頁；又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973, 1-13 頁。

9 見橋本萬太郎著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1973 及羅杰瑞著 “The Shaowu Dialect,” *Orbis* 23, 1974, 328-334 頁。

4. 他跑 de 很快

5. 他跑 de 累死了

大部分語法學者都認為 4、5 是同類結構。可是在不少南方方言裏，4、5 是用不同的結構助詞表達的。例如廣州話第 4 句用「得」，但第 5 句用「到」：

4a. 佢（＝他）走（＝跑）得好快

5a. 佢走到好 kui²²（＝累）

現代廣州話的「得」有如普通話的 de，只標出補語，詞的本身沒有什麼詞彙意義，但「到」不但標出補語，還有「至於」、「達到某種程度、某種結果」的意思。少數語言學者把普通話的例 4、例 5 分為兩類不同結構的，都有南方方言的背景。¹⁰ 當然，普通話的語法不能以方言為準，但是通過和方言的比較，不難激發深思，回頭對普通話作更精密的研究。如朱德熙指出，例 5 一類的句子可有下列結構上的變化：

5b. 跑 de 他累死了

而例 4 卻沒有：

*4b. 跑 de 他很快

4b. 簡直不成話。

第五，研究比較語法不但有助於擬構漢語語法史、有助於方言區的劃分，還可以使我們了解漢語語法類型的分佈以及漢語語法類型和鄰近非漢語語法類型的異同。語言類型的分佈跟語言的接觸、擴散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暗示著歷史上語言、文化的交流。試舉幾個明顯的例：南方方言修飾語可跟在被修飾語後面，而北方方言則不能有這種詞序——南方方言用後綴表示動物的性別而北方方言卻用前綴表示（鷄公：母鷄之別），南方方言一部分常用副詞跟在被修飾的動詞後而北方方言沒有這種用法（去先：先去之別）；南方方言用不同標誌分辨動作的完成體（可以是過去也可以是將來）和存在體（一般指過去但兼指存在）而北方方言卻用同一標誌來概括。南北方言之所以有顯著區別是有歷史原因的。今日南方方言分佈的地區大部分是兩千年前百越雜居的地方，南方方言的共通處反映了它們曾有一段相同的背景。它們的共通處又常

10 見朱德熙著語法講義（1982）及拙著現代漢語句法結構（1971）。

常出現在鄰近的非漢語言裏。¹¹

第六，朱德熙 1985 年的論文指出比較語法研究對文學的貢獻。同一種語法結構使用不同的類型，反映了寫作時代的不同、作者的不同、或地域的不同。朱氏論文有詳細的論述，這裏不再重複了。

3. 方言比較語法的兩個例子

下面我們想舉兩個熟例，指出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怎樣能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了解漢語的一般語法結構。由於資料有限，只能作初步的探索。

3.1. 反復問句

朱德熙指出漢語反復問句有兩個類型：一個是「VP 不 VP」或「VP 沒有」型，一個是「副詞 + VP」型，並且指出後者見於某些吳語、西南官話及下江官話，包括江蘇、安徽、雲南各省某些地區。這兩種類型不同時共存在同一方言裏。他的觀察為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開創了新的天地，同時也反映了我們長期以來對漢語方言語法的不夠重視。反復問句是一種中性的提問，即問話人對所問的事物不表示自己的意見而單純地向對話人發問。試比較下列兩句：

6. 你去吧？

7. 你去不去？

第 6 句的問句顯然不是中性的，因為問話人在發問的同時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我猜想你是去的，對不對？」第 7 句的問句，即反復問，是中性的，問話人沒有透露自己的意見，只要知道對話人去不去。中性的提問在漢語各方言裏是用什麼方式表達的，在朱文發表以前未有討論。到底是不是只有兩種類型也是有待將來詳細研究的，但至少我們已邁進了探索的階段。

中性的問句，可能有三個類型：反復問可能是北方話的特色，帶副詞的「副詞 + VP」型似是另一支北方話及吳語的特色，我們要提出的「VP + 否定語氣詞」型是南

11 見橋本萬太郎著言語類型地理論 (1978) 及 1987 論文，鄭良偉 1974 論文，拙著「粵語研究」語文研究 1988-2, 42-50 頁。

方方言的特色。

先補充一下「副詞+VP」型的中性問句。這種問句，不但見於朱德熙所指出的吳語區及下江官話、西南官話區，還見於北方官話區的山東牟平及客家話的江西龍南，只不過牟平及龍南用的是「副詞+不+VP」。¹² 閩語的臺灣話兼有反復問句的兩種類型：「VP不VP」及「副詞+VP」。¹³ 我們懷疑，臺灣話的這兩種問句可能來自不同的語言層次，反復問可能屬受北方官話影響較深的層次（可稱為標準話層次）而「副詞+VP」型問句可能屬臺灣土語層次。這是一個設想，目前我們還沒能收集大量資料來加以證實，但是，這個設想跟我們下面要談到的粵語方言的情況可以相互參考。

一般談起粵語方言區，總以廣州話為代表。其實，作為粵語標準方言的廣州話很多地方都受北方話的影響。要探求粵語方言總的情況，必須參考其他粵語方言。當然，就像其他漢語方言一樣，粵語方言也有好幾個層次，不同層次反映著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語言接觸。「VP不VP」型反復問句在粵語方言中普遍存在；但是，在粵語的土語層次裏，另有一種中性問句存在：這是帶「嗎」的「VP+語氣詞」型。這種「VP嗎」問句跟普通話的「VP嗎」型問句型同義異。普通話的「VP嗎」型問句，至少在現代的普通話裏，並不等於反復問句，換句話說，並不是中性的問句，因為「VP嗎」問句裏的VP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試看下列兩例：

8. 你去嗎？

9. 你不去嗎？

例8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是早期「VP+否定詞」問句的一種變型，¹⁴ 如呂叔湘所指出，「嗎」可能是「不啊」的合音，即「嗎」含有否定意義。但是後來這個「嗎」可以跟在否定句後，證明已失去否定意義。如例9，不是中性問句，發問人偏向於認為對話人大概是不去的了，發問的目的是看看事實跟自己的設想是否一致。例8很多人認為跟「你去不去」意思相同，也有人認為跟後者意思不一樣的——問話人偏向於

12 見羅福騰 1981 論文，凌慈房 1957 論文。

13 據黃正德 1988 年 2 月 19 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演：“Chinese A-not-A Questions: A modular approach.”

14 見太田辰夫著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360-362 頁。

往正面想。比方說：

10. 他來了沒有？

11. 他來了嗎？

問第 10 句的人只要知道他「來了」還是「沒來」，而問第 11 句的人卻覺得他可能來了，要問問是否屬實。總而言之，在現代的普通話裏，就是撇開帶「嗎」的肯定問句，至少帶「嗎」的否定問句不是中性的問句。有趣的是，在粵語方言裏也有帶「嗎」的問句，但是這種問句只能是肯定形式的，不能是否定形式的。以廣州話為例，以上的第 8 例可以說，但下面一句卻不合語法：

*12. 你唔（=不）去嗎？

必須使用另一個疑問語氣詞「咩」〔me⁵⁵〕或「吖」〔a〕（超低降調）構成：

13a. 你唔去咩／吖？

這個「咩」或「吖」可以兼用於否定問句和肯定問句：

14a. 你去咩／吖？

帶「咩」或「吖」的問句都不是中性問句，疑問語氣詞「咩」或「吖」有「略表驚奇」的意思。

帶「嗎」的問句卻是中性的。這種問句在廣州話裏似乎沒有「VP 不 VP」型那麼常用；但在粵語的臺山話裏卻很普遍，而且較「VP 不 VP」型更為通用。可以說，帶「嗎」的問句就是臺山話相當於普通話「VP 不 VP」型的中性問句。類似普通話的帶「嗎」非中性問句或廣州話的帶「咩」或「吖」非中性問句在臺山話裏是帶「mɔk」（超低降調）問句。例 13a、14a 在臺山話裏是：

13b. 你唔去 mɔk?

14b. 你去 mɔk?

我們有理由相信，廣州話的帶「嗎」問句，如同臺山話的帶「嗎」問句，屬於粵語的土語層次；而粵語方言裏出現的「VP 不 VP」型反復問句屬於受普通話影響的標準語層次。粵語的帶「嗎」問句也可能就是從早期「VP+否定詞」問句發展而來的，「嗎」就是否定詞「唔」〔m〕+疑問語氣詞「啊」的合音，發展途徑跟北方話的「嗎」的早期相似，但沒更進一步像北方話那樣虛化而且變了質，以至容納否定句式在前。

就是說，粵語的「嗎」其實仍然內含「否定」的成分，所以跟否定句式互相排斥。換句話說，「唔+啊」變了形發展成「嗎」而沒變質，仍是否定詞加語氣詞。

粵語也有一種以「否定詞+語氣詞」結尾的問句：在廣州話、臺山話裏是「VP+唔+呢？」這也是一種中性問句，相當於普通話以「呢」結尾的反復問句。因為加上「呢」這個疑問語氣詞，語氣跟不含「呢」字的中性問句不同，「呢」帶有「尋根問底」的意味：

15a. 你去不去呢？

例 15a 有「到底你是去還是不去」的意味。臺山話的：

15b. 你去唔呢？

也有同樣的意味。

有意思的是，「VP+否定詞」型問句正是湘語、客家話、閩語和一些西北方言相當於「VP 不 VP」的中性問句。湘語、客家話及閩語是否定詞直接用在 VP 後，如：

16. 會落雨不？（長沙）¹⁵

17. 有食無？（客家話）

18. 伊有歡喜無？（臺灣閩南話）

西北方言略有變體；陝西清澗用「也不」在 VP 後：¹⁶

19. 你去也不？

山西大同用「呢不」在 VP 後或用「呀」先總結 VP 再用「不著呢」在 VP 後：¹⁷

20a. 他去呢不？

20b. 他去呀不著呢？

這些中性問句實際上跟上面所舉粵語的中性問句同型，都含有否定成分及語氣詞，只不過更明顯罷了。

15 長沙例採自張大旗 1985 論文。

16 清澗例採自劉勛寧 1983 論文。西寧方言也有用「不」或「沒」結尾的反復問句。詳見張成材、朱世奎合著的西寧方言誌 1987。

17 大同例採自馬文忠、梁述中合著大同方言志 1986。

應該一提的是，這裏討論的只是問句。在非問句裏，如朱德熙所指出，就是不使用「VP 不 VP」作問句的方言裏，「VP 不 VP」型也常出現在子句裏。臺山話一般使用「VP 唔 VP」在子句裏，但如果子句出現在整句的末尾，則以不重複 VP 爲常：

21. 你來聞下該（=這）朶花香唔啦

這裏又殺出幾個有趣的問題來：「VP 不 VP」問句也含有否定詞，只不過重複了動詞罷了。那麼，「VP 不 VP」問句跟「VP + 否定語氣詞」問句是否同源？如果同源，是前者源出後者還是後者源出前者？如果是前者源出後者，歷史的演變過程就是從簡趨向繁，趨向重複動詞；如果是後者源出前者，則是從繁化簡，去掉重複的動詞。據馮春田的研究，反復問句未見於傳世先秦古籍，只見於秦簡；而傳世古籍的中性問句多爲「VP + 否乎」型或「VP + 否」型。¹⁸ 這又使人懷疑這兩種問句是否有文、白之分。不過，就馮氏所舉秦簡例，這時期的反復問句只重複動詞，即「V(O) 不 V」型，而不重複賓語，即還沒有「VO 不 VO」型。「VO 不 VO」型太田辰夫認爲始用於唐、五代，但不見於變文，也罕見於祖堂集。至於甲骨文裏是否已有反復問句，近來好像趨向於否定的結論。¹⁹ 綜看發展趨勢，似乎「VP + 否定語氣詞」型出現得比較早，「VP 不 VP」型可能是稍後的發展。如果是這樣，南方方言就比較保守，使用較早的中性問句句型。西北方言是北方方言裏比較保守的，跟南方方言相似。至於「副詞 + VP」型的歷史源流以及和其他兩類型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3.2. 否定式

除了可能式的否定以外，漢語方言的否定句型很一致，都是在謂語前加上否定詞，南北相同；但是可能式的否定詞序，南北不一致。可惜資料十分有限，只能舉長沙和一些粵語的例子。北方方言帶可能補語的否定式，都是把否定詞嵌在動詞和補語之間，如「看不見」、「進不去」之類。

粵語方言裏可能式的否定有三種，反映了兩個不同的語言層次：土語層次和受普

18 見馮春田 1987 論文。

19 見裘錫圭著「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 1988-1, 1-20 頁。

通話影響的標準話層次。可能式也有好幾種類型，其中標準話層次只出現在帶有結果補語的否定可能式裏，詞序和北方話一樣，否定詞「唔」嵌在動詞和補語之間，如「睇唔見」之類。在土語層次裏，詞序跟北方話不同。單音節動詞的可能式有「動詞+得」一類，接近早期漢語，如「食得」、「去得」；否定式是把否定詞套在前面，即「唔食得」、「唔去得」。帶結果補語的否定可能式，也是把否定詞套在動詞前，如「唔睇得見」。在粵語方言裏，「睇唔見」和「唔睇得見」同時存在，但前者屬標準話層次，後者屬土語層次。何以見得？帶趨向補語，尤其是複合式的趨向補語的否定可能式只有一種類型：否定詞只能套在動詞前頭，不能嵌在動補之間；只能說

22a. 佢唔入得去

23a. 唔○（=拔）得出來

不能說：

*22b. 佢入唔去

*23b. ○唔出來

可見粵語原來的否定詞序是很劃一的：不論句型，否定詞總是套在動詞前頭。

帶有賓語的可能式，如果賓語是普通名詞，詞序跟北方話一樣，賓語跟在「動+補」後頭：

24. 唔食得晒（=完）呢碗飯

賓語如果是代詞，則有兩種詞序，除了跟在「動+補」之後，還可以出現在補語之前「動詞+得」之後：

25. 唔食得佢晒

但是，帶趨向補語的可能式，賓語無論是否代詞，一律只能出現在補語之前、「動詞+得」之後：

26a. 唔塞得呢件衫落去

*26b. 唔塞得落去呢件衫

27a. 唔帶得佢出去

*27b. 唔帶得出去佢

這種詞序應視為粵語土語層次的詞序，比較接近宋代漢語，²⁰ 而北方型的詞序則是較後的發展。

粵語還有一種否定可能式的詞序是更接近早期漢語的：就是否定詞出現在補語之前「動詞＋賓語」之後。這種詞序只限於帶有結果補語的可能式而不見於帶有趨向補語的可能式，而且賓語多是代詞：

28. 你激佢唔死

29. 佢搵（＝找）個老婆唔到

*30. 塞佢唔落去。

這種詞序見於唐宋時代的漢語。²¹

長沙話跟粵語有相同的地方。²² 除了使用北方方言的類型外，還有類似粵語的土語類型，把否定詞放在「動賓」後補語之前，但賓語不限於代詞：

31. 講你不贏

32. 吃飯不進

至於把否定詞放在動詞後賓語補語前的詞序，似乎是長沙話的特色，未見於早期漢語典籍：

33. 吃不飯進

34. 講不你贏

否定式在南北方言裏除詞序有所不同外，否定詞的選擇也不相同。這一點前人已有論著：²³ 閩、粵、客方言都使用帶雙唇鼻音（只有些閩北方言是舌根鼻音）聲母的否定詞，而北方方言及吳語卻使用帶雙唇或唇齒塞音或擦音聲母的否定詞，贛、湘方言恰在其中，兩種否定詞都使用。這兩種音形不同的否定詞可以追溯到先秦漢語的「無、勿、微」鼻音聲母組和「不、弗、非」的非鼻音聲母組。更有意思的是毗鄰漢語區的非漢族語言如孟高棉語、臺語及藏緬語都使用帶雙唇鼻音聲母的否定詞，而阿爾泰族語言如蒙古語、滿州語卻使用帶非鼻音聲母的否定詞；這很可能是語言區域性

20 據岳俊發 1984 論文，「動＋得＋賓＋補」形式宋代很普遍。

21 據岳俊發 1984 論文，唐宋時代「動＋賓＋不＋補」比「動＋不＋補＋賓」形式更普遍。

22 以下例句 31 至 34 錄自張大旗 1985 論文。

23 見橋本萬太郎 1978 論著。

發展的結果。

南方方言否定詞的數量比北方來得多。北方話通常用「不」作一般性的否定、用「沒(有)」作「動作完成」的否定、用「別」作命令式的否定，但「別」可視為「不+要」的合音，²⁴ 所以事實上只用兩個否定詞。至於「沒」，一向認為是「不+完成貌‘了’」的緊縮式，²⁵ 但這個解釋不能包括否定存在動詞「有」的「沒」，因為後者並不一定含有「完成貌」的意思；而且，「沒」是雙唇鼻音聲母，跟帶雙唇塞音聲母的「不」相異；太田辰夫認為這個「沒」可能跟古漢語否定存在動詞「有」的「無」有關。²⁶ 如其說可信，則北方話繼承了古代漢語的兩組否定詞，雖然用法不完全相同。那麼，南北方言對否定詞的選擇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北方方言沿用兩組而南方方言只用一組罷了。

南方方言只沿用一組帶鼻音的否定詞，但數量多。例如廣州話使用四種否定詞：「唔」作一般性的否定，「冇」作「存在」或「過去動作」的否定，「未」作「動作完成」的否定，「咪」作命令式的否定；閩語使用五種否定詞，其中四種類似廣州話，另外加上可能式的否定。不過，如果對南方方言的否定詞作仔細的分析，就會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基本上只有一個單純的否定詞，其他的都是複合的否定詞。這個單純的否定詞可以用「m」來代表。「m」很可能是從古漢語的「無」發展而來的。以粵語為例，「冇」可以認為是「m+有」的合音，或者就是「無」；²⁷ 「未」據 Fr. Serruys 的意見，可能在古漢語已是否定詞「無」+「既」的合音；否定「動作的完成」，有些粵語方言用「未曾」[ɛman] 或 [ɛmian]，即「m」+「曾」的合音；至於命令式的否定，大部分粵語方言用「m+好」的複合式，廣州話的「咪」可能是「m+好」合音演變的結果，詳細對應關係還有待將來的研究。至於閩語的五個否定詞，除了一般性的否定詞「m」和以上討論過的「未」之外，其他三個也同樣可以分

24 「別」為「不+要」的合音，只限於命令句或命令式的子句，而不通用於所有「不+要」的場合。例如可以說「不要去！」也可以說「別去！」，可以說「他叫我不要去」也可以說「他叫我別去」，但是可以說「我不要去」卻不可以說「*我別去」。

25 見王士元著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arin," *Language* 41-3, 1965, 457-470頁。

26 見太田 1958 論著。

27 粵語方言的否定詞另文詳論，這裏從簡。

析爲複合詞的合音形式。²⁸ 例如閩南話的否定詞〔boɿ〕(無)可以視爲「m+有」,〔bueɿ〕(不會)可以視爲「m+〔eɿ〕(會)」。²⁹ 雙唇鼻音聲母〔m〕變爲濁聲母〔b〕是閩南話的特色。用於命令式的否定詞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如果我們的看法能成立,即南方方言基本上只有一個單純的否定詞「m」,那麼,北方方言是否也可能原來只有一個單純的否定詞?就是說,古漢語的兩組否定詞,是否有一組是從另一組派生出來的?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目前還沒有解答。

4. 結 語

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牽涉到漢語語法縱橫兩方面,牽涉到漢語方言之間以及漢語和鄰近語言接觸的歷史。近百年來,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達鼎盛時代;然而,音韻只代表語言的構成部分之一,要瞰視語言的全體結構,必須加上詞彙和語法,更需要有系統地進行觀察和分析,否則只能掠取片影碎段,弄不出一個有連貫的體系來。在普通話越來越普遍的今日,方言越來越容易被同化。粵語方言的比較式,原來只採用「甲+形容性謂語+過+乙」的句型。新近偶爾聆聽香港中年人交談,已出現「甲+比+乙+形容性謂語」的形式,如:²⁹

35. 佢年紀比我哋(=我們)大

這顯然是受普通話影響的結果。相信在每個方言裏,標準語層次(即受普通話影響的語言層次)免不了越來越擴張,將來甚至有喧賓奪主之勢。所以,方言的研究,包括語法在內,實在是目前迫切的任務,而在語言研究中分辨語言層次又是越來越重要的工作。現在,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既然已有開路先鋒,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新開墾的園地已不再是個沙漠地區。

28 見 David Li 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A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Taiwanese Modality, 1979.

29 Alain Peyraube 1981 論文("The Dative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CAAAL 16, 29-66 頁)有不少這種例句,發音人都是年青的一代。

主要參考書目

Bourgeois, A. S. J.

- 1947 「上海話文法」，上海時代日報（新語文 26 期）9-17；（27 期）9-24；
（29 期）10-8；（30 期）10-15；（31 期）10-22；（32 期）10-29。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 1926 「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學報 3-2, 865-917 頁。
1935 「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史語所集刊 5-4, 515-520 頁。
1951 「臺山語料」，史語所集刊 23-1, 25-76 頁。
1965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eng, Robert L.

- 1974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 279-324.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丁聲樹等

- 1961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Edkins, J.

- 1857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馮春田

- 1987 「秦墓竹簡選擇問句分析」，語文研究 1987-1, 27-30 頁。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 1883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mit einer Schrifttafel.
Leipzig: T. O. Weigel.

高名凱

- 1949 「漢語句終詞的研究」，燕京學報 31, 81-118 頁。

後藤朝太郎

- 1931 「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嶺南學報 2-1, 19-34 頁。

橋本萬太郎

-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東京：宏文堂。

- 1987 「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中國語文 196, 36-49 頁。

黃丁華

- 1958 「閩南方言的常用否定詞」，中國語文 70, 189-196 頁。

李 榮

- 1957 「方言裏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58, 22-23 頁。

凌慈房

- 1957 「龍南話裏的一些語法現象」，中國語文 65, 29-30 頁。

劉勛寧

- 1983 「陝北清澗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172, 1-40 頁。

龍果夫

- 1958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一卷。鄭祖慶譯，北京：科學出版社。

呂叔湘

- 1942-44 中國文法要略，上，下。香港版：商務印書館，1957。

- 1955 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羅莘田

- 1941 「現代方言中的古音遺跡」，文中櫟誌 1-2, 9-17 頁。

羅福騰

- 1981 「牟平方言的比較句和反復問句」，方言 1981-4, 284-286 頁。

馬建忠

- 1898 馬氏文通，上，下，上海：商務印書館。

馬文忠、梁述中

- 1986 大同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余 霽 芹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裘錫圭

1988 「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 202, 1-20 頁。

王 力

1943-44 ，中國現代語法，上，下，上海：商務印書館。

楊樹達

1930 高等國文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Anne O. Yue-Hashimoto. (余霽芹)

1987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Wang Li Memorial Volumes*.
English Volum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445-474.

岳俊發

1984 「得字句的產生和演變」，語言研究 7, 10-30 頁。

詹伯慧

1981 現代漢語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

張大旗

1985 「長沙話『得』字研究」，方言 1985-1, 46-63 頁。

張 琨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6-4, 636-709.

1983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史語所集刊 54-1, 3-74 頁。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1983 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編、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德熙

1980 「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裏的『的』字」，方言 1980-3, 161-

165 頁。

1980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 「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 184, 10-20 頁。

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九本第一分勘誤表

頁數	行 數	誤	正
24	倒數第三	……語言的描述	……語音的描述
29	8	3.1. 反復問句	3.1. 反復問句
30	4	……不過年平	……不過牟平